执行主编:张天龙 责任编辑:郑璐 电话:(0451)84612073 E-mail:zhenglu59@163.com

35岁杨万里:千篇诗稿,付之一炬



图源:『桐庐发布』微信公众号



▲杨万里纪念馆 图源:“CCTV4”微信公众号

1162年,35岁的杨万里把此前写下的上千篇诗稿,付之一炬。杨万里为何要焚诗,又是什么给了他焚诗的勇气?

一

在南宋诗坛上,35岁的杨万里并不是无名之辈。他师从庐陵文盟领袖王庭珪,27岁进士及第,之后历任赣州司户参军、零陵县丞,又获张浚、胡铨这些一代名臣指点,与尤袤、周必大等士人交游唱和。

在旁人眼里,杨万里这条路走得很顺。苦读、登科、入仕、交游名儒,正是趁热打铁、编集传世的好时候。

多年以后,杨万里在《诚斋江湖集序》提到几句被焚的旧作。其中有些诗句,显然是经过了一番精心推敲锤炼,如“坐忘日月三杯酒,卧护江湖一钓船”一句,有学者认为,可以看到黄庭坚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的影子。

当时,他一度被视作江西一脉后继可期的青年才俊。可偏偏就在这时,他把少年以来积攒的诗稿尽数焚烧,一首不留。消息传开,可以想象旁人的费解。对此,史料没有留下过多的议论。或许有人叹他太过轻率,文字得来不易,何必自毁长城。或许有人猜测,他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,一时愤懑负气。也说不定有人静默旁观,等着看他懊悔的样子。

文学史上,焚稿之事并不少见,但大多有明确的缘由,如杜牧自知时日无多,焚毁了大量文稿,只留下十之二三。杨万里的不同在于,当时他处于人生的上升期,无灾无难,也没有重大人生变故,似乎没有理由做出这么决绝的决定。后世能看到他留下的解释,只有短短几字:“大概江西体也。”

江西体,是北宋后期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所推崇的诗体风格,讲究炼字和句法,推崇用典,追求从古人句里翻出新意。可仅仅因为是江西体,就烧掉?事情,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?

二

要看懂一个人的选择,往往要逆流而上,追溯他的人生轨迹。

杨万里降生的公元1127年,恰逢北宋覆灭、南宋开篇,山河动荡、家道零落、日子清贫。1156年,29岁的杨万里得到生平第一个官职,出任赣州司户参军。令人意外的是,履职仅仅一月,他便萌生弃官而去的念头。

青年时期的杨万里,刚烈耿直,就像现在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一般,赤诚而有棱角,不愿意随波逐流。弃官的想法,虽然在父亲的反对下放弃了,但他并没有因此消磨心气。

焚诗前两年,他在零陵任上结识了被贬谪至此的张浚,张浚以“正心诚意”四字相勉,这四个字后来成了他一生立身与为诗的根底,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“诚斋”。

现实从无坦途。寒门学子想要立身养家,往往不得不入仕,而宦海之中,学会迎合几乎是一道隐形门槛。早年为入仕谋生,杨万里也曾写过迎合风气的文字。事后自省,他久久不能释怀:“时方味谄言,吾乃得志,得毋以谄求合乎?”

旁人看不见的地方,杨万里或许也熬过无数辗转的夜晚,或许也在漫漫长夜里自我拉扯。直到一个转机,姗姗而来。

1162年,宋孝宗即位,为岳飞平反、起用主战臣子,风气稍有松动,他终于有机会,去践行那一句“正心诚意”。

弃官与焚稿,似乎是两件不相干的事,但内里其实是同一股劲:不肯将就。杨万里或许曾细细琢磨着“正心诚意”四字,再看看自己的作品,字句虽工,却多是在学前人的心思,不是自己真心诚意的所思所想。

那一把焚诗之火,焚毁的不只是旧日文稿,更是那个挣扎的自己,以及难以认同的旧我。火光之中,既有破而后立的决绝,也映照出他“文章千古事,功名一时荣”的追求。正是这份执念,让他甘愿承受漫长挣扎,而一旦下定决心,便无怨无悔。

三

火光缓缓归于沉寂,杨万里与旧日的自己作别,全新的灵感,却并未随这场焚诗之火骤然降临。

此后漫长时日里,他始终在摸索与试错之中前行。他于《诚斋荆溪集序》中记下这条曲折的学诗之路:“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,既又学后山五字律,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,晚乃学绝句于唐人。学之愈力,作之愈寡。”

但焚诗之后的不少诗作,已透出蜕变的微光。有清新野趣的“大鱼不相报,拨刺得吾惊”,有暗含讽喻的“未与骚人当糗粮,况随流俗作重阳”,亦有通透淡然的“前人失脚后人笑,后人失脚那可料”。

转型之路,也伴着现实的波折。孝宗即位后,朝堂风气初开,但父亲病重的消息骤然传来,守孝的日子里,他没有坐等时运,而是把多年对边防、吏治、民生的观察沉淀为《千虑策》,把“正心诚意”四个字,落到对家国的思考里。服丧期满,朝堂早已人事大变,南宋官多阙少,又经历漫长的“待次”。几番等待、辗转,等到任职的消息传来,杨万里已经43岁。

就这样反复打磨,长久煎熬,1178年正月初一,杨万里落笔作诗之际,心头豁然洞开,如同冲破层层桎梏。自此步后园、登古城,采撷杞菊、攀翻花竹,“万象毕来,献予诗材”。天地间风荷虫鸣、朝晴暮雨,皆可入诗,写作终于挣脱滞涩、从容自在,这才有了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“正入万山圈子里,一山放过一山拦”等千古传诵的诗句。

杭轩

来源:浙江宣传

袁枚为何被称为“暖男”?

袁枚为何被称为“暖男”?他思想上废礼教,地位上破夫纲,人格上倡导女性拥有读书作诗的权利,行动上兴女学。

《诗经》时代以降,女性地位每况愈下。延之明清,男女之防,甚于防川,贞节牌坊,成了古代女性的脚镣与手铐。袁枚率先破除了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恶咒,从《诗经》入手,直击封建礼教的虚妄之谈:“俗称女子不宜为诗,陋哉言乎。圣人以《关雎》《葛覃》《卷耳》,冠三百篇之首,皆女子之诗。第恐针黹之余,不暇弄笔墨,而又无人唱和而表章之,则淹没而不宣者多矣。”袁枚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,消解男尊女卑的绝对性。

三寸金莲,出于明清男性扭曲的审美观,实是对女性身心的摧残。袁枚深恶痛绝,做父母的,摧残女儿的双脚以求男人喜欢,多么可悲。

袁枚为官,凡民间讼事,总在情理之间为女性背书。行事出人意表,却能堵悠悠众口。

“乾隆乙丑,袁简斋(袁枚号)先生宰江宁”,袁枚当江宁县长的时候,辖区内发生一件怪事。“五月十五日,天大风,白日晦冥,城中女子韩姓者,年十八,被风吹至铜井村,离城九十里”。韩家女子竟然被风吹了近百里路,毫发无损,诸位相信吗?韩家女子的未婚夫李秀才绝不相信,以“必有奸约”为由,“控官退婚”。

袁枚虽觉稀奇,却给韩家女子打圆场:“古有风吹女子六千里者,汝知之乎?”真有这等典故?“先生取郝文忠(郝经,金元时代的大儒)《陵川集》示之”。书中有诗,诗史可互证:“自说吴门六千里,恍惚不知来此地,甘心肯作梁家妇,诏起高门傍天赐。几年夫妻作相公,满眼儿孙尽朝贵。”李秀才还是半信半疑,袁枚一再劝说他:“郝文忠一代忠臣,岂肯诳语?但当年风吹吴门女,竟嫁宰相。”这是大风刮来的天赐良缘,袁枚说得李秀才连连点头,“李大喜,两家婚配如初”。

在清朝,袁枚招收女学生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,颂袁枚者少,骂袁枚者多,但袁枚能坦然处之。他以超越时代的认知,成为破除封建礼教的先行者。

刘诚龙 来源:《北京晚报》